

關中灶神李儀祉

宋希尚

為六十一年六六工程師節而作

陝西精神一代完人

一年一度的中國工程師節，在總統連任，新閣組成，人心振奮中，又到臨了。六月六日之所以定為工程師節，乃為紀念大禹公而忘私的治水精神。在此時此地，緬懷近代水利大師李儀祉先生，特將其言行軼事若干則述之作為紀念。

李先生名協，字儀祉，後以字行，陝西浦城人，民國紀元前二十九年（一八八二），出生于距城五十里之富源村。李氏為陝西望族，在關中有科舉世家之稱，其父兄輩均為一時名儒，且以研究數學、重學、聲光等學，無師自通，名噪當時。

李先生秉賦聰慧，自幼受家庭教育薰陶，對數理之學，尤出人頭地。十七歲中秀才，投入崇實書院攻讀。與前監察院長于右老同學，二十七歲考入西潼鐵路局，派赴德國深造，在丹澤工業大學專攻水利工程。民國四年三十三歲，學成返國，即任教南京河海工程專校，民國十一年出任陝西省水利局長。嗣後應召擔任華北水利委員會委員長，導淮委員會總工程師及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等職。

李氏之道德與人格，完全可以代表陝西人精神，亦可以說象徵着中華傳統文化之表現。當余民國四十五年

在台承乏中國水利學會理事長時羣議爲李先生整編其全集，因得竟讀其數百萬字之油印遺稿，加以個人多年親炙，其言行與忠勤公務，真不愧爲一代完人。茲就記憶所及并摘錄日記所載，得十一條，在在流露出敦厚長者樸實誠篤之風範，例如：

(一)關於先生訂婚、結婚的經過，在他的日記裏，保存他原有的西北口音，有如下的記述：

「有人來給我說媒了。老實說，我還不知道爲什麼一個人一定要有一個媳婦，又不知那裏來的許多羞氣。媒人一來，我就一溜出門，不給他見面。到吃飯的時候，家裏人尋我吃飯，還是不敢回來。倒不如從前冬娃的母親，要把冬娃許配給我做媳婦的時候，心裏也歡喜，也沒有一點羞氣。這件親事，居然一說就成，連我問都不問一聲，祖父說好，祖母說好，父親說好，他們就給我定了。我糊裏糊塗，人爲什麼要有媳婦都不知道，更那裏知道嫌好不好。老實講，我直是裝在悶鼓裏一般。後來聽見父親對祖母說，那姑娘相貌很端正，就是皮膚黑一點。我聽了，也好像沒有聽見一樣。」

十七歲那年，中了秀才回家，駿馬軸車，一路風采，鄉人鑼鼓歡迎，親友趕來慶賀，着實熱鬧一番。慶賀之後，接着就爲我迎娶，當然又是一番熱鬧。我不知道爲什麼這樣忙忙碌碌，糊裏糊塗的，人家叫我怎麼樣，我便怎麼樣。最可笑的，一對小夫妻，雖然從前也見過面，但直到結婚以後幾個月，還是誰也不敢碰誰，不敢同誰說話。」

二十年後，李先生任教南京，河海工校地址，原借用江蘇省諮議局局址（後卽爲我中央黨部地址），頗稱雄壯堂皇，四周留有廣大空地廣植花木，點綴風景，形似一大庭院。院之後方，荷池小橋；曲徑通幽，尤富詩情畫意。偶當良辰美景，常見校長許肇南先生（貴州人）陪侍其龍鐘老母扶杖散步其間。而李先生則偕其夫人

張孟淑女士（原爲一纏足北方標準舊式女子），亦並肩攜手，徜徉庭池之間，恩愛逾恆，無形中大有示範在校青年們，倫理中爲「子」及爲「夫」者應有之職責。

（二）在北京大學讀書時，有個貴州同學，冶遊好酒，雖然經過李先生迭次規勸，可是他一點也沒有改。有一次，他竟發起脾氣來，說各人有各人的自由權，個人的自由，別人不得干涉；於是兩人從此不再交談。某夜，他又喝得酩酊大醉，拉洋車的拉到校門口，他一點知覺也沒有，直挺挺的好像一具有氣的僵屍。洋車夫叫開了門，同校役用抬雪土的木箱，把他抬了進來，放在床上。半夜裏，咚的一聲，把李先生從好夢中驚醒。一看就是久不交言的貴州同學，已從床上跌在地上，囁語呻吟，李先生連忙扶他起來，問他需要些什麼。他說：要小便。於是扶他到廁所。回到床上，拿了一條毛毯，輕輕地覆在他的身上，恐怕他酒後中寒。第二天早上，那位貴州同學向李先生說了聲謝謝，從此以後，直到畢業，還是彼此不語如故。

另外有個江蘇同學陳錫疇，文詞縱橫，爲大學堂所僅見。他有一篇文章寫著：「自漢以後，君臣之分愈嚴，上下之隔愈甚，後儒之罪，可勝誅乎？」文爲劉廷珍所見，硬說這學生思想不純正，要立即開除。各班學生，推班長去求情，李先生也是班長，當然也在被推之列。劉氏說明陳生思想有問題，洋洋灑灑，振振有辭，所以必須開除，毫無商量餘地。李先生爲正義所激動，耐不住了說：「劉先生，據我看來，就題論文，也不見得其人便不純正。」劉大怒，瞪起兩個牛眼（學生背後都呼劉爲老牛），大聲呵問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對曰：「我叫李協。」（李先生原名協）劉半晌不語。繼而搖頭自吟曰：「後儒之罪，可勝誅乎？這還說不是不純正，是什麼呢？」李先生還想置辯，一個同學用肘部推了他一下，意思叫他不要再多辯了。從此李協之名，被老牛記在心裏。而李協的仗義勇爲，也傳遍了大學堂中。

右老感念救命之恩

(三)據其自傳所載，先生應于右任邀，任商州中學教席。于旋赴開封會試。(因庚子事變，各國聯軍，不准在京開會試科，乃改在開封舉行)一夕，接乃兄約之來書，謂于伯循(右任)作詩甚多，編印成冊，題爲「半哭半笑樓詩草」，中多攻擊清廷及滿大臣之詞，又曾攝一影，披髮下垂，手執長刀，旁題「換太平以頭血，愛自由如髮妻」，事爲省中大憲所聞，飭三原縣知縣嚴查，囑告楊吟海爲之備。先生如囑以告楊。繼思此事關係不小，適又接家書，祖父病危，遂急請假歸省，一探究竟。時知縣已奉省札拿辦，密商教諭王右益，王知于與先生兄弟友善，適兄約之是年任王家西席，課其子，遂密告之，乃與同學友程搏九商，雇一捷足，專信開封。于接信後星夜去滬。次日，緝者踪至，于已離開封矣。後于自上海託同鄉雷竹山轉贈彼昆仲七律詩四首，深表感謝。

(四)先生赴德國留學，啓程之前，少不了要整治行裝，辭別友好。所以一到上海，先訪同鄉同學于右任先生。又到中國公學去訪問同鄉嚴敬齋(卽後之監察使嚴莊)張奚若先生等，嚴張爲人，很是拘謹，他們要爲李先生餞行。到校外一家大菜館，僕役送上菜單，嚴張一看，什麼牛排豬排，一概不懂。說是什麼排不排的，又不知怎麼吃法？幸菜單之末，列着一行蛋炒飯的字樣，幾經躊躇的說：來個蛋炒飯罷。果然僕役送上一份，還帶了一個銅質羹匙。嚴勃然大怒的說：「三個人，一個匙，怎麼吃法？混帳！」左右鄰桌看了他們三個似傻似瘋，暗暗好笑。僕役無奈，又添上兩個匙，三人胡亂吃了。爲的是大家都沒吃過西餐，所以才鬧出這樣的笑話。

一到上海，心想，要出國留學了，什麼都得要洋化些。剪辮子，辦西裝，是必要的事。於是第一件事，把辮子自己剪掉，但長長短短，仍不雅觀，乃由劉夢錫領到百老匯路一家日本人開的理髮店，整修了一番，才像個洋頭了。那時上海人都不會講官話，李先生不懂上海話，要不是劉夢錫傳話，恐怕連這個洋頭，還成問題呢。

西裝辦好了，可是如何穿法，又成問題。有一天，在九畝地新舞臺，看完了替甘肅義賑的「饑民殺子供親」的戲劇後，到同濟學校訪 Scientist，見了面，很是歡喜。他引李先生參觀醫學校，和寶隆路正在建築中的新校舍。西裝的穿法，也由他教授而學會了。於是洋頭洋服，儼一位洋學生了。

(五)爲儲備水利人才，以供導淮工程實施之用，南通張季直先生(謇)倡辦河海工程專門學校於南京丁家橋，借前江蘇諮議局舊址爲校舍，民國四年三月十五日正式開學，由倡辦人全國水利局總裁張氏親臨主持，諄諄訓勉，殷殷期望，語重心長，令人感奮。時師長席上，李儀祉先生即爲其中教授之一，亦即爲彼此第一次見面之日也。當年先生年約三十許，留學德國，專攻水利，身材碩長，態度和藹，從風度上一望而知爲飽學的好老師。所任功課，都極吃重，如最小二次方程、水文學、工程地質、河工學、大壩設計等，尤以授河工學時，每見他手挾巨大笨重的 Thomas & Wat's River Improvement 教本，徐步上臺，在黑板上繪圖講解，興趣盎然。如有疑問，必樂爲指教，不厭其詳，課餘接談，尤感親切。

(六)民國十五年秋，先生在南京任教。某日其鄉友劉夢錫教授於寓所，並親作烹飪；正謀午餐，忽使者至，曰：「省長召」。時省長爲陳陶遺，與先生陌不相識，至，曰：「漢西門外，江堤決口，派工堵塞已三日矣，無效；特懇先生前往指示方略，求速合口，以救民命。」先生唯唯。陳曰：「請留午餐，餐罷即行可乎？」

曰：「已與友人約，請以汽車來速我行。」仍返劉寓，食竟即赴決口處，見口門寬約十丈，水勢洶湧，附近人民，陷水深饑溺之中，淹沒甚廣。先生乃令由上新河集木排二，令工人四處採柳枝蘆葦蒲包麻袋等物。自內簷樁作圈堤形，包抄口門。樁兩排，中橫六尺。樁間實以柳梢蘆葦，壓以沙袋。排樁內脚亦以柳葦沙袋壓護，外以斜木撐之，圈堤圓半徑約六丈，自口門上下兩端並進。堤頂高出水面二尺許。留金門寬一丈四尺，金門上下加樁兩排，寬其壩面至丈餘。先生亦跣足親編柳梢蘆葦為沉排，合衆人之力，兩日完成。時六月大暑，赤日肆燄，肩背俱灼，早五時出，晚七時歸。迄第五日，全校同事，尙無人知其事者。校長以先生連日不見，懼有意外，留條囑明日勿外出，圖一面，先生乃始以實告。第六日之前夕，令大小船隻載石塊沉包等，靠上下壩以待。佈置就緒，塊石沉包自上下堤及船上，同時拋下，形如雨雹，約十分鐘，即合龍，官民稱慶，歡聲雷動。歸以書報陳，曰：「余冒炎暑，不惜精力，不受分毫酬報，以公命，衛蘇民，義不敢辭。今我故鄉西安，圍城已達三個月之久，我秦民正在倒懸中，公蓋不一言以救之！」時陳方臥病，得書大受感動，夜半力疾去訪總司令孫傳芳，並請求立電劉鎮華囑其每日規定一個時間，公告開放城門，以放西安難民逃生，活人無算。

老鷹岩上鬼斧神工

(七)成渝公路自重慶至歌樂山之間，必經「老鷹岩」，中外人士，每多下車小憩，散步橋上，不獨欣賞天然風景，且亦嘆賞此段公路線設計之巧妙，爲之徘徊不忍遽去。當時劉湘督辦重慶市政，修築成渝公路，對此一段高低懸殊之處，久久不能得一適宜之路線，遂特敦聘先生親往測量，相度地形，即就老鷹岩前之小邱，築路成螺旋式，盤繞而上，復以橋跨接於對山，其坡度僅百分之七，由平地陡昇而上，高達百八十餘尋。路至山

嶺，再穿洞，始與西來之路線脚接。立洞前下瞰，見路線盤繞，穹橋飛跨，青山冉冉，巴水泱泱，盡在足下。若欲另求一更好更宜之路線，實不可復得，真所謂巧奪天工，大智大慧之傑作也。北伐完成後，總統蔣公初至成渝，道經老鷹岩亦下車嘆賞，問爲何人所設計，劉以李對。總統默識於心。嗣後廬山講學，先生應聘前往，初見總統，憶起老鷹岩之超人成績，特面加讚許。先生曰：「此工程上平常之事，不足道也。」

(八)先生銳意爲其本鄉陝西努力于水利建設，曾一度兼長建設廳。有謁其水利局位者，託人諷其自辭。先生慨然曰：「官非所好，亦非所長，志不在此，寧辭廳以讓賢者；水利事業，矢志所在，況正在積極行進中，當仁不敢讓。」遂辭二級機構之「廳長」而屈就三級機構之「局長」。又一度復兼教育廳長，時康有爲游秦，東歸之日，誘騙某名寺僧盜竊「漢碑」與俱，將轉售上海日人可得市價，事發，康已上車。先生急電潼關地方官，強令截留，一面與康交涉，卒將此漢碑完璧歸趙。此幕「捉放盜碑」之趣劇，至今流傳關中，成爲藝林佳話。又，某年當其任華北水利委員會委員長時，由天津到南京，攜帶骨牌一付，在車中作「過五關」之戲以自遣。抵浦口，檢查員某視李爲一十足鄉下佬可欺，檢其行笈，責其不應攜帶「賭具」，以違警例，預備連人帶物，一併扣留。其用意或另有所圖。時李先生態度自若，聽候發落。事爲駐京代表伏金門先生所悉，立刻趕到，爲之解圍。某亦再三表示歉意，並說：「委員長爲什麼不早以身份見告呢？」李先生莞爾曰：「攜帶賭具者是李儀祉，還有什麼身份可言呢？」事後，某檢查員嘆曰：「時至今日，還有這樣一個方正不苟像李委員長，真可謂今之古人！」

疽發於背亦獲再生

(九)民二十三年後，余任南京市工務局事，先生每自汴南來，爲黃河搶險請款事，奔走京滬，往往不得要領，滯留待命，其精神上感受苦不堪言。余得暇輒請其至秦淮小飲，藉以遣悶。某次閒談，述其「再生」經過。據告：民二十一年農曆正月十五日，太老師去世，先生性孝，因卽循俗茹素報恩，時已辭陝西建設廳長職務。八月初，隴海鐵路局組織陝西實業考察團，聘請著名專家考察全省水利、林礦、農畜、交通等有關問題，擬具開發計劃。先生被邀參加。全部旅程中除可以乘坐火車外，餘則雇長程與夫代步。入秦嶺後，因目覩所派與夫，體弱力薄，不半日兩肩紅腫如瓜，半途中無法解雇覓代，心有不忍，不得已只好連日徒步相隨；夜涉棧道，兩渡渭河，泥淖險滑，一步一顛，跋涉之苦，此行備嘗，加以茹素，體力不支。迨九月底返西安時，已奄奄



水利大師李儀祉先生

一息矣。又因毒疽初發直腸，旣蔓延於腹、於背，乃入醫院施手術，病益加重，均謂無生望。長安市上，識與不識者每晨相逢必互詢李儀祉病況。省府主席每隔一小時必電詢一次，可見命在傾刻，病況之嚴重。但其本人神志清醒，在病中頗多奇異之感應與病魔掙扎。友人贈蘋果及印茶，乃日煮蘋果數片，印茶二次，病始漸有轉機。約四個月後出院，腰背之疽雖去，但附腸之疽則仍在。夏秋在家，正在休養期間，忽報黃河馮樓決口

惡耗，而中央嚴令必須親往工地主持堵口，職責所在，義無旁貸，乃不得不力疾赴汴。不料抵達後，以旅途勞頓病又復發，較前更劇，萬不得已請假逕赴北京入德國醫院，再施手術。此所以「堵口」艱危之工，當日特電中央，舉吾弟以自代，所幸順利合龍，不辱使命，而功成身退，尤為欣佩！其致在渝胞妹函中，日記有「余膺惡疾，自作孽，不可活，賴天恩、祖德、人緣，得以不死，今而後為再生之人矣！」等語。按疽毒蔓延腸胃，兩次開刀，恐即今日所稱之「癌症」。疽發背死，自古稱為難治，今竟獲再生，延壽達六年之久，檢考其生平，豈真獲報於西安定時開放圍城，以一言而使難民逃生，活人無算之陰功積德！

(十)先生水利事功，其成績最著，造福最廣者，當推「關中八惠」。其所以成功之主要原動力，則由其任



本作文者水利工程師專家

宋希尚先生

教河海工校，親手培養出一批吃苦耐勞的學生，為其工作的基本得力幹部。計當日隨從左右之同學，如須愷（君悌）、孫紹宗（繩齋，後繼任陝西建設廳長）、劉輯五、胡竹銘、陸丹佑、劉世晉、李心錦等十餘人。在老師領導下，協力同心，不辭辛勞，若一家人。最使人懷念而竟以身殉工者，則為張平之（恕謙）兄。張當時奉派主持洛惠渠第五引水洞隧道工程，

該洞北口，在鐵鍊山麓，南口在鐵鍊山南之義井村，全長三〇三七公尺，爲該渠最長之洞，（全部五洞共長四八四一公尺）半數以上均須從岩石中鑿通。洞高四、四公尺，寬四公尺，爲一馬蹄形者。因土質種種關係，隨鑿隨坍，洞中漏水更甚，不獨工程至爲艱巨，且亦爲進展最慢之一段。雖經張君努力，不眠不休，夜以繼日，但因攔河土壩，排水堰渠，引水土渠，激砂池，蓄水庫等各項配合工程次第告竣，每在工程處先生親自主持會報工程進展情形時，更覺相形見絀。張君爲一負責好強之人，出於內心負疚，以疲憊不堪之身，與急迫如焚之心，會報完後，立即漏夜乘自行車趕回工地，在引水渠洞隧道附近，因黑夜無光，崎嶇獨行，不幸連車墜入深溝，腦破臂折，以身殉職。先生聞耗，爲大之慟。該段全體員工受此震驚，在悲痛中大家齊下決心，不顧任何困難，決爲張主任工程師爭氣，儘速達成其願望。果然在短期間內，隧道打通，得以放水。先生爲紀念死者起見，卽以此洞名曰「平之洞」。其親撰洛惠渠錫名記中有云：「洛工告成之後，食其惠者，難以數計，而以紀念平之故，以其名名是洞。」張爲河北阜平縣人，張守謙之弟，自河海畢業後卽追隨李師，嘗語人曰：「爲報國應赴湯蹈火，爲儀師應肝腦塗地。」不料竟成讖語，由此可見李氏以至誠提攜學生，而學生亦以忠勤答報老師，師生情誼，生死不渝，誠難能可貴也。

飲水思源尊為灶神

（十一）二十六年抗戰軍興，先生憤慨異常，以陝西水利局局長兼任陝西省動員委員會委員，奔走呼籲，辛勞過度，舊疾頓發，乃入西安某基督教醫院求治。時陝西各惠渠的老百姓聞訊每日結隊趕往西安探病者，院爲之滿，婦老多跪地唸佛號，願借壽延年。三月八日逝世享年五十有六。犬殮之時哭聲震院，如喪考妣。出殯之日

，黎明之先，即見四鄉農民，自簡白布包頭，草繩束腰，列隊相送，長達十餘里。無不涕泣，沉痛相告曰：「過去食我、衣我、活我者，賴李先生，今而後，將何以報德耶？」夕之時，大眾自動爭先以衣襟抱懸土，排隊覆廓上，不一時而巍塚成矣。時某友邦教士、亦執紼參加，目擊此一幕激動場面，不禁含淚語人曰：「我足跡遍全球，從未見如此感人心弦偉大之民衆愛心，將令人永不忘懷。」赤子之心對甘棠遺愛，其意義與價值，遠非國葬公葬所可並論也。余于是年九一八日調長西北公路運輸管理局事，翌年春，巡視蘭西公路及運輸業務，自蘭赴西安，迂道涇陽，展謁先生之墓，聊申師門孺慕之忱。沿途四望，但見流水淙淙，灌溉縱橫，道木森森，棉苗遍地，分水斗門，層次井然，千年貧瘠荒區，一變而成膏。產棉之福地，大有水到春臨，春風遍野，好一片生氣蓬勃水利示範的新生地。間與道旁老農依相閒話滄桑，則無一不感懷李氏辛苦經營豐功偉業之恩澤。某農更延余入其家小憩，則見其灶神座位高貼紅紙，大書「李儀祉先生之位」，告余曰：「我們小百姓今日之得免饑寒，一粒一縷，皆出先生之賜，飲水思源，做人豈可忘本，故以此作每飯不忘之紀念云。」聞之令人感嘆。墓在兩儀閣上，墓闕橫額與兩旁石刻聯句，皆出於其少年同學于右老之手。歸途中，感而有作，茲摘錄二首於此：

堂堂歲月嘆蹉跎，人海浮沉逝水波，宿草新墳朝露白，高原秋葉夕陽多。

涇水淙淙不住流，修渠築閘費謀猷，九泉料得應含笑，萬戶千家感不休。

先生一生盡瘁水利事業，特別對黃河治理問題，最有研究與心得，言論建議發表甚多，詳見李儀祉全集。至實際水利建設工作，則首推關中八惠，真是造福桑梓，遺愛在民，難怪農民歌頌尊爲灶神，藉示每飯不忘遺澤之意。

關中八惠遺愛長存

茲就旅篋中檢出民三十六年最後之調查統計，陝西省已成各渠列表如上，以見一斑：

表上爲民國三十六年調查所製，爲陝西各惠渠之珍貴資料。回憶當日渠成放水之日，萬民歡騰，額手稱慶，逃荒者相率歸來，重事耕作，昔日災旱頻仍之靠天田，及種植禍國殃民之鴉片區，終賴人定勝天，改種棉麥，年可豐收，家給戶足，人口因之日增，地價隨之而漲，中小學更相繼設立，以視民十八九年之荒旱慘狀，何啻天淵之別，此皆受水利之賜，亦即李儀祉先生汗流之功，眞所謂一滴水，一滴汗之代價。先生當日晝夜測勘，籌劃設計之時，嘗語同仁曰：因工作而忘食，實勝飲甘泉而餐山珍，須知工作忙碌，乃人生之最大快樂也。

